



文獻通考卷三十二



鄱陽馬端臨 貴與著

進奉羨餘

禹貢。兖州。漆絲。厥篚織文。織文。錦綉之屬。盛之篚篚而貢。青州。

厥貢鹽絺。葛。細。海物惟錯。錯。雜也。岱畎絲枲。鈇松怪石。畎。谷也。怪石。似玉。

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玄。黑。纁。細也。織玄。黑。纁。細也。縞縞。白。縞。明也。二縞。明也。繒縞。明也。。

俱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瑶琨美玉。篠簜美竹。齒革羽。

毛惟木。厥篚織貝。織。細。貝。水物。厥包橘柚錫貢。錫。命。乃。貢。言不常。

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柶柶。柶。柶。柶。榘榘。榘。榘。榘。砥砥。砥。砥。砥。

文獻通考卷三十二

弩舟。弩矢惟箇輅楛。三邦底貢厥名。箇輅美竹楛中矢幹三物皆出

雲夢澤傍三國常包柚桶匭匣也菁茅。菁以為酒厥篚玄

纁璣組。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九江納錫大龜。豫州

厥貢漆。臬締紵。厥篚織纊。綿細錫貢磬錯。治玉錯梁

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剛鐵名熊羆狐狸織皮。貢四獸之

皮織雍州厥貢。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

周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二

曰嬪貢。嬪故書作賓賓三曰器貢。宗廟之器四曰幣貢。繡帛

五曰材貢。木材六曰貨貢。珠貝自七曰服貢。祭服八曰

旂貢。羽九曰物貢。九州之外各以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

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

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

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

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

物。材物八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

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

為摯。若大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漢高帝十一年。詔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

各以人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詔見丁賦門

文帝後六年。大旱蝗。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

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

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

還馬。與道里費。

元帝初元五年。罷齊三服官。

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憤。緹。為首服。統。素。

為冬服。輕。緇。為夏服。

東漢世祖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

得有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澤之勞。至乃煩

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

實。所以薦宗廟者。自如舊制。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

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

野王歲獻甘醪膏飴。每輒擾人。吏以為市樊。儵臨

終奏乞罷之。明帝從之。

明帝永平十一年。漢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

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綺。方空。穀吹。綸。絮。舊齊有三

服官。今省。

和帝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

阻。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羗。縣接南海。乃上

書陳狀。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

安帝永初五年。詔省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

和熹鄧后。詔蜀漢釵器。凡帶佩刀。並不復調。釵音口以金銀

緣器也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龍。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而還之。

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於殿前。乃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隋煬帝龍舟幸江都。所過州縣。五百里外。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中宗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如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

代宗時。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諸道多尚侈麗。以自媚。

德宗既平朱泚之後。屬意聚斂。藩鎮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常臯。有日進。江西觀察李兼。有月進。佗如杜亞。劉贇。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戶部財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菓。往往私自入。所進纔十二三。無敢問者。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盃妝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所需

脂盃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歛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佗。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鵠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箏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之罪。夫鵠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

損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且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優詔為停。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翰林學士錢微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宣宗時。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為課績。朝廷因為甄獎。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方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既遭焚掠。發兵費又百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游宴省

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致堂胡氏曰。憲宗喜進奉。上承乃祖代德之弊。然

當朝多賢。相繼論列。雖寔不能革。猶文為之禁。穆

敬而後。遂無復諫者。非無進奉也。蓋以為常例矣。

故李德裕收諸道助軍錢帛。入備邊庫。然因私獻

以為公家費。策之次也。觀張潛疏。則益信羨餘之

進。累朝相襲明矣。雖然。潛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歛。

不減糧賜。獨節游宴省浮費。而能致羨。然後賞之。

審如是。將安取餘。且方鎮專制境內。其倚法以削

朝廷。何自而稽之。羨餘之名存。而甄獎之令在。彼

必曰。此皆節省所得。而非增削所致也。悅其名。不

去其實。病源曷瘳。不若禁絕羨餘。無得進奉。則民

瘼庶乎其少損矣。

唐天下諸郡。每年常貢

通典按。今文諸郡貢獻。皆取當土所出。准絹為

價。多不得過五十疋。並以官物充市。所貢至薄。

其物易供。聖朝常制於斯在矣。其有加於此數

者。亦折租賦。不別徵科。

京兆府

貢葵草席

地骨白皮

華陰郡

貢鷄子十聯

烏鷓五聯

荻苓三十八斤

今華州

馮翊郡

貢白

文皮二十一領

今同州

扶風郡

貢龍鬚席十領

今岐州

新平郡

貢剪刀十具
石 白火筋二十具

蛇膽十斤

今邠州
萹豆 燥豆 五

安定郡

貢龍鬚席十領

今涇州

彭原郡

貢五色龍鬚席十領
假蘇 荆芥

今寧州

莞菁菴 簡子 亭長

汧陽郡

貢龍鬚席六領

今隴州

中部郡

貢龍鬚席六領

今方州

洛交郡

貢龍鬚席六領

今郿州

朔方郡

貢白氈十領

今夏州

安化郡

貢麝香二十五顆

今慶州

靈武郡

貢鹿角膠
今靈州

代赭

花菴蓉

白鵬翎

榆林郡

貢青龍角兩具
十斤 今勝州

徐長卿十斤

赤芍藥

延安郡

貢麝香三十顆

今延州

咸寧郡

貢麝香一顆

今丹州

銀川郡

貢女稽布五端

今銀州

平涼郡

貢九尺白氈十領

今原州

九原郡

貢野馬胯皮二十一片
今豐州

白麥麵 印盛鹽

會寧郡

貢駝毛褐兩段

今會州

五原郡

貢鹽山四十顆

今鹽州

新秦郡

貢青地鹿角二具
今麟州

鹿角三十具

單于都護府

貢生野馬膾皮總十二片

安北都護府

貢生野馬膾皮二十一片

太原府

貢銅鏡兩面 甘草三十一斤 蒲萄粉屑 栢子仁 龍骨三十斤 墨三挺 今潞州

上黨郡

貢人參二百小兩 墨三挺 今潞州

河東郡

貢綾絹扇四面 龍骨二十斤 棗八千 鳳栖梨三千五百顆 今蒲州

絳郡

貢梁穀二十石 墨千四百七十挺 白穀 五百疋 黎三千顆 今絳州

平陽郡

貢蠟燭三十條 今晉州 石膏五十斤 消石五

西河郡

貢龍鬚席十領 石膏五十斤 消石五 十斤 今汾州

弘農郡

貢麝香十顆 硯瓦十具 今虢州

高平郡

貢白石英五十小兩 人參三十斤 今澤州

太寧郡

貢胡女布五端 今隰州

昌化郡

貢胡女布五端 今石州

文城郡

貢蠟二百斤 今慈州

陽城郡

貢龍鬚席六領 今沁州

定襄郡

貢芥尾十枚 今忻州

樂平郡

貢人參三十兩 今儀州

鴈門郡

貢白鵬翎五具 熟青二十兩 熟綠二 十兩 今代州

樓煩郡

貢麝香十顆 今嵐州

安邊郡

貢松子一石 今蔚州

馬邑郡

貢白鵬翎五具 今朔州

河南府 貢瓷器十五事

陝郡 貢栢子仁 瓜婁根各三十斤 今陝州

陳留郡 貢絹二十疋 今汴州

滎陽郡 貢絹二十疋 麻黃二十斤 今鄭州

臨汝郡 貢絁二十疋 今汝州

睢陽郡 貢絹二十疋 今宋州

靈昌郡 貢綾二十疋並方文 今滑州

潁川郡 貢絹十疋 蘆心席六領 今許州

譙郡 貢絹二十疋 今亳州

濮陽郡 貢絹二十疋 今濮州

濟陰郡 貢蛇床子二十斤 絹二十疋 今曹州

北海郡 貢棗兩石 仙文綾十疋 今青州

淮陽郡 貢絹十疋 今陳州

汝南郡 貢鸞鵲綾十疋 今豫州

東平郡 貢絹二十疋 今鄆州

淄川郡 貢防風五十斤 進理石五斤 今淄州

臨淄郡 貢絲葛十五疋 今齊州

魯郡 貢鏡花綾十疋 紫英白二十二兩

彭城郡 貢絹二十疋 今徐州

臨淮郡 貢綿二十屯 貫布十疋 今泗州

汝陰郡 貢綿二十屯 今潁州

東海郡 貢楚布十疋 今海州

濟陽郡 貢阿膠二百小片 鹿角膠三十小片

瑯琊郡 貢紫石英二十兩 今沂州

高密郡 貢貫布十端 牛黃一斤 海蛤二十兩

東牟郡 貢牛黃百二十八株 水葱席六領

范陽郡 貢綾二十疋 今幽州

河內郡 貢平紗十疋 今懷州

魏郡 貢白綿紬八疋 白平紬八疋 今魏州

汲郡 貢綿三百兩 今衛州

鄴郡 貢紗十疋 鳳翮席六領 胡粉百團

廣平郡 貢平紬十疋 今洺州

清河郡 貢氈十領 今貝州

信都郡 貢絹二十疋 綿一十屯 今冀州

平原郡 貢絹二十疋 今德州

饒陽郡 貢絹二十疋 今深州

河間郡 貢絹三十疋 今瀛州

東萊郡 貢牛黃百二十二兩 今萊州

常山郡 貢梨六百顆 羅二十疋 今恒州

景城郡 貢細筆四領 細柳箱八十合 糖蟹二十
貢三柑 鱧鱗三百五十挺 今滄州

博陵郡

貢細綾千二百七十疋
獨窠綾一十疋
兩窠細綾十五疋
大獨窠綾二十疋

趙郡

貢錦五十疋
今趙州

鉅鹿郡

貢絲布十疋
今邢州

博平郡

貢紬十疋
今博州

文安郡

貢綿三百兩
今莫州

上谷郡

貢墨三百挺
今易州

樂安郡

貢絹十疋
今棣州

北平郡

貢蔓荆子四斤
今平州

密雲郡

貢人參五斤
今檀州

媯川郡

貢麝香十顆
今媯州

漁陽郡

貢鹿角膠十斤
今薊州

柳城郡

貢麝香十顆
今營州

歸德郡

貢林尾三枚
今燕州

安東都護府

貢人參五斤

武威郡

貢野馬皮五張
白小麥十石
今涼州

天水郡

貢龍鬚席六領
芎藭四十斤
今秦州

安西都護府

貢硃砂五十斤
緋氈五領

北庭都護府

貢陰牙角五隻
速霍角十隻

交河郡

貢氈布十端
今西州

晉昌郡 貢草鼓子 野馬皮 黃礬 絳礬

西平郡 貢牝羊角十隻 今鄯州

隴西郡 貢麝香十顆 秦膠 今渭州

燉煌郡 貢碁子二十具 石膏 今沙州

酒泉郡 貢肉菘蓉十斤 野馬皮兩張 今肅州 相脉二十

金城郡 貢麝香十顆 鼪鼯鼠六頭 今蘭州

安鄉郡 貢麝香二十顆 今河州

同谷郡 貢蠟燭十條 今成州

和政郡 貢龍鬚席六領 並青黃色 今岷州

武都郡 貢蠟燭十條 蜜蠟 羚羊角 今武州

臨洮郡 貢麝香十顆 今洮州

懷道郡 貢麩金十兩 散金十兩 今宕州

寧塞郡 貢麩金六兩 大黃 戎鹽 今廓州

合川郡 貢麝香二十顆 金疊州

張掖郡 貢野馬皮十張 今甘州 枸杞子六斗

伊吾郡 貢陰牙角五隻 胡

廣陵郡 貢藩客錦袍五十領 錦被五十張 青銅鏡半

十百段 莞席十領 獨窠細綾十疋 青銅鏡半

床子七斗 蛇床仁一斗 鐵精一斤 蛇

免絲子一斤 白芒十五斤 空青三兩

造水牛皮甲千領 并袋 今揚州

貢青紵十五疋 今安州

弋陽郡 貢葛十疋 生石斛六十斤 今光州

義陽郡 貢葛十疋 今申州

廬江郡 貢絲布十疋 石斛六十斤 今廬州

蕪春郡 貢白苧布十五端 烏蛇脯 今蕪州

同安郡 貢蠟五十斤 石斛六十斤 今舒州

歷陽郡 貢麻布十疋 今和州

鍾離郡 貢絲布十疋 今濠州

壽春郡 貢絲布十疋 生石斛五十斤 今壽州

齊安郡 貢紫苧布十端 虫二斤 今黃州

淮陰郡 貢貫布十疋 今楚州

漢陽郡 貢麻貫布十疋 今沔州

江陵郡 貢白方文綾二十疋 橘皮九十斤 貝母十斤 覆盆子三十斤 石龍芮一斤 烏梅肉十斤 今荊州

永陽郡 貢苧練布十五疋 今滁州

襄陽郡 貢五盛碎古文庫路真二具 今襄州 十盛花庫

南陽郡 貢絲布十疋 今鄧州

淮安郡 貢絹千疋 今唐州

上洛郡 貢麝香三十顆 今商州

安康郡 貢麩金五百 乾漆六斤 杜仲二十斤 椒目十斤 黃蘗六斤 枳實六斤 枳殼十四斤 茶芽一斤 椒子一石 雷丸五兩 今金州

武當郡

貢麝香二十顆 今均州

房陵郡

貢麝香二十顆 雷丸 石膏 蒼礬石 今房州

漢東郡

貢綾十疋 葛五疋 覆盆子 今隋州

南浦郡

貢金五兩 金萬州

灋陽郡

貢柑子四百顆 橘子七顆 龜子綾 蜀漆 恒山一斤 五入簞四領 一斤 今灋州

雲安郡

貢蠟百斤 今蔓州

竟陵郡

貢白苧布一端 今復州

武陵郡

貢紵練布十端 今朗州

夷陵郡

貢茶二百五十斤 柑子二千顆 五加皮二斤 杜若二斤 芒硝四十斤

鬼臼二斤 蠟百斤 今峽州

南賓郡

貢蘇薰席四領 綿紬五疋 今忠州

富水郡

貢白苧布十端 今郢州

巴東郡

貢蠟四十斤 今歸州

漢中郡

貢紅花百斤 燕脂一升 今梁州

通川郡

貢綿紬三疋 蜂香五斤 藥子二百顆 今通州

順政郡

貢蠟六十斤 今興州

巴川郡

貢牡丹皮十斤 藥子二百顆 今合州

清化郡

貢綿紬十疋 今巴州

洋川郡

貢白稷十疋 今洋州

河池郡

貢蠟百斤

今鳳州

益昌郡

貢絲布十疋

今利州

咸安郡

貢綿紬十疋

今蓬州

盛山郡

貢蠟四十斤

車前子一升

今開州

始寧郡

貢綿紬十疋

今壁州

南平郡

貢葛五疋

今渝州

符陽郡

貢蠟五十斤

藥子二百顆

今集州

潯山郡

貢紬十疋

買子木十斤

子一升

丹陽郡

貢方文綾七疋

水文綾八疋

今潤州

晉陵郡

貢細青苧布十疋

今常州

吳郡

貢絲葛十疋

鮠魚皮三十疋

白石頭鮪魚三十斤

鮪魚腊五十頭

蛇床子三十

頭

鮠魚皮三十疋

鮪魚三十斤

鮪魚腊五十頭

春子五升

密姜十

斤

餘杭郡

貢白編綾十疋

橘子二千顆

密姜十

斤

斤

會稽郡

貢朱砂十兩

白編綾十疋

交梭十疋

斤

斤

餘姚郡

貢附子百枚

今越州

今明州

東陽郡

貢紙六千張

綿六百兩

葛粉二十石

斤

斤

新定郡

貢交梭三十疋

竹簞一合

今睦州

斤

斤

信安郡

貢綿百屯

紙六千張

今衢州

斤

斤

吳興郡

貢苧布三十端

今湖州

斤

斤

斤

臨海郡

貢鮫魚皮百張

乾姜百斤

乳柑六千

斤

斤

永嘉郡

貢鮫魚皮三十張 今温州

新安郡

貢苧布十五端 竹篔一合 今歙州

長樂郡

貢蕉二十疋 海蛤一斤 今福州

清源郡

貢綿二百兩 今泉州

建安郡

貢蕉二十疋 練十疋 今建州

臨汀郡

貢蠟燭二十條 今汀州

漳浦郡

貢鮫魚皮二十張 甲香五斤 今漳州

潮陽郡

貢蕉十疋 蚶地膽十枚 鮫魚皮十張
甲香五斤 石井 鈔石 丞馬 今潮州

宣城郡

貢白苧布十疋 今宣州

豫章郡

貢葛十五疋 相子六千顆 今洪州

鄱陽郡

貢麩金十兩 簞一合 今饒州

長沙郡

貢葛十五疋 今潭州

南康郡

貢竹布二十疋 今虔州

零陵郡

貢葛十疋 石鷲二百顆 今永州

臨川郡

貢葛布十疋 箭筈百萬莖 今撫州

桂陽郡

貢白苧布十疋 今郴州

廬陵郡

貢白苧布二十端 陟至十斤 今吉州

臯陽郡

貢葛十疋 生石斛十斤 今江州

江華郡

貢零陵香百斤 白布十端 今道州

衡陽郡

貢麩金十四兩 今衡州

江夏郡 貢銀五十兩 今鄂州

宜春郡 貢白苧布十疋 今袁州

巴陵郡 貢白苧布十疋 今岳州

邵陽郡 貢銀二十兩 今邵州

蜀郡 貢單絲羅二十疋 今益州 高苧衫段二十疋

唐安郡 貢羅二十疋 今蜀州

濛陽郡 貢交梭二十疋 今彭州

德陽郡 貢彌布十疋 紵布十疋 今漢州

通義郡 貢麩金八兩 柑子不限多少 今眉州

梓潼郡 貢綾十六疋 金梓州

巴西郡 貢雙紉二十疋 今綿州

普安郡 貢絲布十疋 蘇薰席六領 今劍州

閬中郡 貢重連續二十疋 今閬州

資陽郡 貢麩金七兩 柑子不限多少 今資州

臨邛郡 貢絲布十疋 今邛州

通化郡 貢麩香六十枚 扇香十枚 齊香十枚

交川郡 貢麩香三十枚 野狐尾五枚 今茂州 當歸七斤 羗活五斤

越雋郡 貢絲布十疋 今雋州 進刀子艷六十枚

南溪郡 貢葛十疋 六月進荔枝煎 今戎州

遂寧郡 貢樗蒲綾十五疋 乾天門冬百一十斤

南充郡 貢絲布十疋 今果州

仁壽郡 貢細葛五疋 今陵州

犍為郡 貢麩金五兩 今嘉州

廬山郡 貢金 落鴈木 今雅州

瀘州郡 貢葛十疋 今瀘州

陽安郡 貢綿紬十疋 柑子不限多少 今簡州

安岳郡 貢葛十疋 天門冬煎四斗 今普州

洪源郡 貢蜀椒一石 今當州

陰平郡 貢麝香二十顆 白蜜一石 今文州

同昌郡 貢麝香十顆 今扶州

油江郡 貢麩金六兩 羚羊角六具 今龍州

臨翼郡 貢麝香三十四顆 當歸十斤 今翼州 麋牛尾五斤

歸城郡 貢麝香六顆 今悉州 麋牛尾五斤 當歸二十

靜川郡 貢麝香六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恭化郡 貢麝香二十顆 今恭州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維川郡 貢麝香二十顆 麋牛尾十斤 今維州

和義郡 貢班布六疋 今榮州

雲山郡 貢麝香十顆 墨麋牛尾二斤 今秦州

蓬山郡 貢麝香十顆 今柘州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黔中郡 貢朱砂十斤 今黔州

盧溪郡 貢光明砂四斤 今辰州

靈溪郡 貢朱砂十斤 茶芽二百斤 今溪州

潭陽郡 貢楚金八兩 今巫州

盧陽郡 貢光明砂一斤 今錦州

清江郡 貢黃連十斤 蠟十斤 黃子二百顆

涪陵郡 貢連頭獠布十段 今涪州

寧夷郡 貢蠟五十斤 今思州

義泉郡 貢蠟燭十條 今夷州

龍溪郡 貢蠟二十斤 今業州

南川郡 貢布五端 今南州

南海郡 貢沉香七十斤 甲香三十斤 石斛
二十斤 鼈皮三十斤 蚺蛇膽五枚
藤簾二合

始安郡 貢銀百兩 今廣州

安南都護府 貢蕉十端 檳榔二千顆 魚皮二十斤
蚺蛇膽二十枚 翠尾二百合

普寧郡 貢朱砂二十斤 水銀二十斤 今容州

始興郡 貢鍾乳二十四斤 十二兩二分 竹子布
十五疋 石斛二十斤 今韶州

臨賀郡 貢銀三十兩 今賀州

連山郡 貢緋布十疋 鍾乳十兩 今連州

高要郡 貢銀二十兩 今端州

平樂郡 貢銀二十兩 今昭州

新興郡 貢銀五十兩 蕉五疋 今新州

南潘郡 貢銀二十兩 今潘州

陵水郡 貢銀二十兩 今辨州

高涼郡 貢銀二十兩 蚺蛇膽二 今高州

海康郡 貢絲電四疋 今雷州

臨江郡 貢銀二十兩 今龔州

潯江郡 貢銀二十兩 今潯州

蒙山郡 貢楚金十兩 今蒙州

開江郡 貢班布五端 今富州

修德郡 貢銀二十兩 今巖州

臨封郡 貢銀二十兩 石斛十小斤 今封州

南陵郡 貢銀二十兩 石斛十小斤 今春州

招義郡 貢銀二十兩 金羅州

日南郡 貢象牙二根 犀角四根 沉香二十斤 金薄黃屑四石 今驩州

定川郡 貢銀二十兩 今牢州

懷德郡 貢銀二十兩 今賓州

寧浦郡 貢銀二十兩 今橫州

象郡 貢銀二十兩 今象州

開陽郡 貢石斛三斤 銀二十兩 今瀧州

感義郡 貢銀二十兩 今藤州

平琴郡 貢銀二十兩 今平琴州

合浦郡 貢銀二十兩 今廉州

連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義州

玉山郡 貢玳瑁二具 麝皮六十斤 甲香二斤

寧仁郡 貢銀一十兩 今黨州

懷澤郡 貢細白苧布十端 今貴州

龍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柳州

同陵郡 貢石斛二十小斤 銀二十兩 今春州

海豐郡 貢五色藤鏡匣一具 蚺蛇膽三枚 甲煎二兩 鱧魚皮三 筌臺一 今循州

晉康郡 貢銀二十兩 今康州

恩平郡 貢銀二十兩 今恩州

朱崖郡 貢銀二十兩 真珠二斤 玳瑁一具

萬安郡 貢銀二十兩 今萬安州

延德郡 貢藤盤 今振州

右通典所載唐朝諸郡土貢物件比唐書地

里志所言各郡土貢微有不同又宋史地里

志及會要亦各有土貢物件與唐亦小異今

除土產已見地里攷餘不悉錄而罷免蠲除

之詔旨與其名物則不容不悉著之云 唐天

土字廣於宋舉唐則可以見宋矣 故不悉著宋史所載詳見地里攷

後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百姓。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詔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百姓。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太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已。或私納貨賂。名曰貢奉。用冀恩賞。上始即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普

為相。勸上革去其弊。是月申命諸州。度支給費外。凡金帛。悉送都下。以助軍實。無得占留。方鎮闕帥。守命文官。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通判條禁文簿。漸為精密。由是利歸於上。外權削矣。

乾德四年。罷光州歲貢鷹鷄。放養鷹戶。

開寶五年。詔罷荆襄道貢魚腊。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容州初貢珠。

自廢媚川都。禁民采珠。未幾官復自采。容州海渚亦產珠。仍置官掌之。至是加貢珠百斤。賜負擔者。

銀帶衣服

真宗咸平二年。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謂龍花葉難得之物。宜克貢。本州遂以為獻。上怒。黜愈。隸崖州。仍絕其貢。是歲。又減罷劔隴夔賀等。五十餘州土貢。又罷三十餘州歲貢茶。

仁宗天聖四年。却川峽獻織綉。又詔罷夔州玳瑁紫貝等貢。

神宗元年。上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姜花萬朶已下。至同州楛梲二十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慮其耗蠹民力。詔罷之。

諸路進奉金銀錢帛。共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八貫疋兩。金二千一百兩。銀一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兩。折銀錢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九貫七十七文。疋帛八萬七千八百疋。同天節進奉一十二萬七百四十三貫疋兩。京東路。金二百兩。銀五千五百兩。折銀錢四千三百二十四貫七百文。絹七千三百疋。京西路。金一百兩。銀七千一百兩。折銀錢二千六百九貫四百七十五文。淮南路。銀九千二百五十兩。折銀錢一千七十九貫二百二十一文。兩浙路。銀一萬一千八百兩。絹五千五百疋。江南東路。

金一千兩。銀六千兩。折銀錢五百八十貫。絹四千疋。

江南西路。銀一萬四千五百兩。絹二千五百疋。

荆湖南路。銀九千三百兩。荆湖北路。銀八千一百

兩。福建路。銀一萬四千兩。廣南東路。銀四千兩。

江淮荆浙發運使副。銀各五百兩。江淮等路提

點鑄錢司。銀一千兩。

南郊進奉。一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五貫疋兩。京

東路。金七百兩。絹一萬三千疋。折銀錢六百五貫文。

京西路。金一百兩。銀一千三百兩。絹一萬五千五

百疋。折銀錢二千一百一十貫。淮南路。銀三千五

百兩。折銀錢六千一百三十九貫五百一十二文。絹

一萬五千疋。兩浙路。銀九千五百兩。絹八千五百

疋。羅一千疋。江南東路。銀五千五百兩。折銀錢五

百八十一貫。一百六十九文。絹九千疋。江南西路。

銀一萬五百兩。絹四千疋。荆湖南路。銀一千三百

兩。荆湖北路。銀七千八百兩。絹五百疋。福建路。

銀二萬三千兩。廣南東路。銀三千兩。廣南西路。

銀五百兩。錢二百三十貫文。

右係畢仲衍中書備對所述元豐間諸路。聖節南郊進奉金帛之數。內同天節。江南東路。

進奉金一千兩。即乾道間。洪文敏公奏乞蠲減饒州聖節貢金。而壽皇特旨。減七百兩者。是也。蓋承平時。聖節天下進奉。通該金一千三百兩。而江東路獨當一千兩。而江東之一千兩。則又止饒州一郡所出云。

徽宗政和七年。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口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菓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

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乃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浩領之。蔡京以曩備東封船二千艘。及廣濟兵士四營。又增制作牽駕人。乞詔人船所。比直達網法。自後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使係應奉人船所。數貢入。餘皆不許妄進。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常貢時新口味果實之類。所在因緣。更相饋送。騷擾為甚。其令禮部措置。除天地宗廟陵寢薦獻所須外。餘並罷。又詔天下土貢。如金銀疋帛。以供宗廟祭享之費。用以贍官兵之請。給不

可闕者。依格起發外。其餘藥材海錯。邠州火筋。襄陽府漆器。象州藤合。揚州照子之類。一切罷之。

紹興四年。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之餘。乞蠲免大禮銀絹。戶部奏展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生辰及大禮進貢。乃臣子饗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若民力無所從出。合預降詔。曲加慰諭。止其進奉。則君臣恩禮兩盡。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蓋已非是。矧又不許。臣切以為過矣。望特與蠲免。仍詔戶部淮南諸郡。如合行除放。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意自出。朝廷人知感悅。乃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銀絹。並

蠲之。

紹興二十六年。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一百疋。又詔罷連州歲貢珠子。其籍定蠶丁。並放逐便。

二十七年。宰執奏四川便民事。上曰。蜀製造錦綉。帟幙。以充歲貢。聞十歲女子。皆拘在官。刺繡。朕自即位以來。不欲土木被文綉。首為罷去。後來節次科敷多。所蠲減。想民力稍寬矣。

三十二年。孝宗登極。赦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強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虫。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

物為苦。太上皇帝嘗降詔禁約貢奉。切慮歲久未能
遵承。自今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
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
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
違制坐之。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二終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三

國用考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
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
入以為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祭用數之。一
歲經用之數。喪用三年之。一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財泉穀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之稅。出泉。卿大夫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征之。遂師征其財。皆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此邦甸也。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斤幣。蓋百官所用。官物不盡者。歸之。職幣。職幣得之。不入本府。恐久歲。朽蠹。則有人占賞。依國服出息。謂之斤幣。謂指斤與人也。此三者皆未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矣。自邦中至幣餘。各入其所。有

穀物以當賦泉之數

按此九賦。先鄭以為地賦。後鄭以為口賦。然關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之。可乎。關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人也。一人而再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末作增賦之說。然於幣餘一項。尚覺牽強。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為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為地賦。或為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

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權鹽權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運之類。故取其息。息即賦也。故名之曰九賦。而太宰總其綱焉。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匪分也。謂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賜予式。謂用財之節。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

貨于受藏之府。若內府也。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若內府也。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吊用。此九貢之財。凡萬民之賦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非治國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先公曰。周官天下之財。只有三項。九貢是邦國之貢。據經以待弔用。九賦是畿內之賦。以給九式之用。九職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三者餘財以供玩好。雖然。邦國之貢多矣。弔用之費幾何。愚恐其有餘。畿內之賦有限矣。九式之費何廣也。愚恐其不足。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供其貨賄。

賈山至言。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而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漢接秦之弊。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醇不雜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有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

積猶可哀痛云云。上感誼言。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晁錯說上募民入粟。邊支五歲則入粟郡縣。支一
歲則時赦。勿收農民租。見田賦門

武帝時。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

不可授。乃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用度不足。乃募民入

奴婢。得以終身復。及入羊為郎。又令民買爵。置武功

爵。見鬻爵門造皮幣。白金。見錢幣門置鹽鐵。均輸官。筭商車。緡

錢。榷酒酤。見征榷門

西漢財用之司。凡三所。大司農。官庫少府。水

衡。二者天子之私藏故桑弘羊言。山海天地之藏。

宜屬少府。陛下勿私以屬大農。毋將隆言大

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供養勞賜。一出

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

別公私。示正路也。又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

錢為平陵民起第宅。應劭注。縣官公作。當仰

司農。今出水衡錢。宣帝即位。為異政也。

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

賦歛。又一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

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養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

與民。轉令百姓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旱蝗

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民無以自存。盜賊蠱起。

漢兵攻莽。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拜將軍九人。皆虎為號。將精兵而東。納其妻子宮中。以為質。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鬪志。

更始都長安。居安樂宮。府藏完全。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案堵復故。

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赤眉入關。立劉盆子。遂

燒長安宮室市里害

更始長安為虛。城中無人行。

東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了。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

世祖建武六年。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見田賦門

肅宗時。張林請置塹鐵均輸官。見征推門

舊大官湯官給用。歲且二萬萬。竇太后詔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漢故事供給南單于。歲一億九十餘。

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栢帝時段熲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給七年用八十餘萬億今若以騎五十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中平二年歛修宮錢

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晦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

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仍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栢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

萬

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

為導行費。

中府內府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府入。以為所獻。希之引道也。

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尚方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廡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

獻帝即位。董卓劫遷長安。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為戰地。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

萬人相食。啖白骨盈野。帝出太倉米豆為飢民作糜。於御前。自加臨給。及東歸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糒糧。長安坵墟。建安元年。駕至洛陽。百官披荆棘而居。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稻。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

晉武帝平吳之後。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官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

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煙火。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饑仍多。斗米二金。死人太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餅之麴屑而供御。君臣相顧揮涕。

元帝渡江。軍士創草蠻陬。賧布不可恒準。中府所儲布四千疋。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乃詔方鎮能斬勒首者。賞布千疋云。

蘇峻既平。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晉自元帝寓居江左。僑立郡縣。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賧物。以裨國用。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見田賦門

後魏自孝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當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穀麴有差。見權醕門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

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寔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遷都于鄴，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遂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

北齊武成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以有僮幹若今驅使門僕之類以節國用之費焉。

隋文帝開皇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于京師，相屬于道，晝夜不絕。數月，帝又躬行節儉，益寬徭賦。平江表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

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租賦之入益減。百姓怨叛。以至於亡。

按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攷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蓋周之時。酒有權。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權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為關

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於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

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吝於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歛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官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為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

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恭履朴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則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

唐貞觀時，馬周上疏曰：隋室貯洛口倉，而李密

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世充李密未能聚大眾。但貯積固有司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歛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

唐天寶以來。海內富實。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於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削。大府卿楊崇禮。向剝分銖。有欠折

漬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洪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弊。肅宗即位。籍江淮富商訾。見訾筭門時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明年宰相裴冕以天下用度不足。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勲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

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既相。德宗上言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係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中給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闕。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劔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與為婚。歲送馬十萬疋。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竭。歲負馬價。魚朝恩元載擅權。帝誅朝恩。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其法。專留意祠禱。焚幣玉。寫

浮屠書。度支廩賜僧巫。歲詎萬計。時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來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叙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自至德以後。天下兵起。因以飢厲。百役並興。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歛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

為賊盜。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歛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于人。富者得免。貧者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楊炎為相。乃請為兩税法。以均之。自此吏不能容姦。權歸朝廷。詳見田賦門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不能致。剔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既平。乃屬意聚歛。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常臯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他如杜亞。劉贊。王緯。李錡。

皆徵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歛。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二三。無敢問者。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繼而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生民重困。又為官市。見征推門

朱泚僭位長安。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給其衣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橫歛焉。

裴延齡領度支。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常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

司馬溫公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善哉言也。後世多慾之君。聚歛之臣。苛征橫歛。民力不堪。

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留常賦以為進奉。內則妄指見存以為羨餘。直不過上下之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間架陌錢諸色無藝之征歛。乃復不能稍豐涇原軍士之廩餉。以致奉天之難。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橫歛。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窘。益務聚蓄。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因乏財。蓋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憲宗時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

曰留州。宰相裴垪又令諸道觀察使度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天子頗務儉約。及劉闢李錡平。訾藏皆入內庫。方鎮于頔王錡進獻甚厚。帝受之。李絳言其非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歛於人也。然不知進獻之取於人重矣。其後皇甫鏗王遂李脩程异用事。益務聚歛。諸道貢獻尤甚。

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

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

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田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榷酒茶鹽歲錢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郡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李吉甫為元和國計簿。及中書奏疏。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之入。較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以二戶而資一兵。以三農而養七游手。

後唐莊宗既滅梁。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給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游。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郭崇韜頗受藩鎮饋遺。

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偽梁之世。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愆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因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蓄。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繼韜時以誅死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潞王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閱府庫實金帛不過三萬匹兩。而賞軍之費。應用五

十萬緡。乃率京城民財。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百方。歛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死。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言於帝曰。切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係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

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軍士無厭。猶怨望。

宋太祖皇帝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唐末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境迫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歛以自奉。太祖周知其弊。後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

六年。詔諸州通判官。糧料院。至任並須躬自檢閱帳籍。所列官物。不得但憑主吏管認文狀。

是歲置封樁庫。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克羨。始於講武殿。別為內庫。號封樁庫。以待歲之餘用。

帝嘗曰。軍旅飢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人。乃置此庫。太宗又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嘗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當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賑

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止齋陳氏曰。國初平僭偽。盡得諸國所藏之賦入內藏。是後時時以州縣上供指撥入庫。而不齊集。守藏之臣。每以為言。上亦不察察也。蓋祖宗盛時。內藏庫止是收簇給費之餘。或坊場課利。不以多寡。初無定額。熙寧二年。始命三司戶部判官張諷核實。諷取自嘉祐至治平十年以來輸送之數。見得川路金銀。自皇祐三年。並納

內庫。餘福建廣東淮南江南東。則各有窠名分隸。而十年之間。所入殊不等。乃詔今後並令納左藏庫。逐年於左藏庫撥金三百兩。銀五十萬兩入內藏。遂為永額。然諷元奏治平以前。諸路所進坑冶山澤河渡課利。悉在其中。既合為元額矣。在後中書再取旨。以諸路提點銀銅坑冶司。所轄金銀場冶課利。並依久例。盡數上供入內庫。則坑冶之入。不理為左藏庫年額之數。自是條制益嚴密。皆王安石之為也。元豐元年。敕諸路上供金銀錢帛。令赴內藏庫內者。委提刑

拘催擅折變那移截留者徒二年。不以赦原。元祐詔令諸路坑冶課利七分起發赴內藏庫。三分充漕計。靖康改元。三分復盡輸內藏矣。開寶元年。詔諸道給舟車輦送上供錢帛。

止齋陳氏曰。國初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者在糧帛銀錢。諸路米綱會要。開寶五年。令汴蔡河歲運江淮米數十萬石。赴京充軍食。太平興國六年。制歲運三百五十萬石。景德四年。詔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終。十年酌中之數。定為年額。上供六百

萬石。米綱立額。始於此。銀綱自大中祥符元年。詔五路糧儲已有定額。其餘未有條貫。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為多者為額。則銀綱立額。始於此。錢綱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請立定錢額。自後每年依此額數起發。則錢綱立額。始於此。絹綿綱雖不可攷。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數。則亦有年額矣。然而前朝理財。務在寬大。隨時損益。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於熙寧。雖非舊貫。尤未為甚。崇寧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錢物新格。於是益重。宣和元年。戶部尚書唐恪。稽

考諸路上供錢物之數。荆湖南路。四十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九萬匹兩。利州路。三萬二千五百一十八貫匹兩。荆湖北路。四十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七貫匹兩。夔州路。一十二萬三千八百九十九貫匹兩。江南東路。三百九十二萬四千二百一十一貫匹兩。福建路。七十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七貫匹兩。京西路。九萬六千三百五十一貫匹兩。河北路。一十七萬五千四百六十四貫匹兩。廣西路。九萬一千九百八十貫匹兩。京東路。一百七十七萬二千一百二十四貫匹兩。廣南東路。一十八萬八千三十貫匹兩。陝西路。一十五萬七百九十貫匹兩。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萬六千九百八十八貫匹兩。成都路。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五貫匹兩。潼川路。五萬二千一百二十貫匹兩。兩浙路。四百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八貫匹兩。兩淮南路。一百一十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三貫匹兩。而斛斗地雜料不與焉。其取之民極矣。方今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過宣和之數。雖曰饒軍。出不得已。要非愛惜邦本之道。此寬民力之說。所以為最先務也。

按止齋此段。足以盡宋朝上供之委折。上供之名。始於唐之中葉。蓋以大盜擾亂之後。賦入失陷。國家日不暇給。不能攷覈。加以強藩自擅。朝廷不能制。是以立為上供之法。僅能取其三之一。宋興既已。削州鎮之權。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權在上。既不敢如唐之專擅。以自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墮亂而難攷。則雖按籍而索。錙銖皆入朝廷。未為不可。然且猶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為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州縣樁管。蓋有深意。一則州郡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則寬於理財。蓋陰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則止供輸送之外。時可寬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饕食縱侈之輩。則郡計優裕之餘。亦不致刻剝以肆毒。所謂損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

六年。令諸州舊屬公使錢物。盡數係省。毋得妄有支費。以留州錢物。盡數係省。始於此。

止齋陳氏曰。自唐末方鎮厚斂。以自利。上供殊鮮。或私納貨賂。即名貢奉。至是始盡係省。按後

唐天成年。宣命於係省麴錢上。每貫止二百文。充公使。同光二年。庸租院奏。諸道如更妄稱簡置官員。即勒令自備請給。不得正破係省錢物。則係省之名舊矣。然初未嘗立拘轄鈎管之制。要不使妄費而已。淳化五年十二月。初置諸州。應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見在錢物申省。景德元年。復立置簿。拘轄累年。應在。雖有此令。不過文具。三司使丁謂奏。立轉運司。比較聞奏省司。進呈增虧賞罰之法。然承平日久。國家蓋務寬大。諸郡錢物。往往積留。漕臣靳惜吝於起發。而

省司殊不究知其詳。魏羽在咸平。則言淳化以來。收支數目。攢簇不就。名為主計。而不知錢出納。王隨在景德。則言咸平以來。未見錢物着落。諸州受御指揮。多不供申。或有申報。多是鹵莽。以致勘會勾銷了絕。不得。范雍在天聖。則又言自太平興國以來。未嘗除破。更有椿管倍萬不少。天聖至嘉祐四十年間。理財之令數下。徒有根括驅磨之文。設而不用。以此見得開國以來。訖于至和。天下財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澤。於此見矣。熙寧五年。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檢

應在司最為冗長。此元祐群臣所以深罪王安石之紛更也。

又詔諸州守臣。非聖節進奉。自餘諸般進奉錢物。並留本州管條。不得押領上京。聖節進奉始此。

止齋陳氏曰。謹按李燾續通鑑。熊克九朝要略。皆於乾德三年三月。平蜀後。書詔諸州計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矣。蓋約本志修入。而實錄不著。竊攷建隆以來。凡上供綱。皆有元降指揮。獨不見上件條貫。唯至道四年二月十四日。敕川陝錢帛。令本路

轉運司計度。只留一年支備。其剩數計綱起發上京。不得占留。蓋平蜀後事也。自餘諸州常切約度。在州以三年準備為率。外縣鎮二年。偏僻縣鎮一年。河北陝西緣邊諸州。不在此限。江浙荆湖淮南西六路。自來便錢。州月帳內。將見錢除半支遣外。並具單狀申奏。諸州應係錢物。合供文帳。並於逐色都數下。具言元管年代。合係本州支用。申省。候到省日。或有不係本州支用。及數目浩大。本處約度。年多支用。不盡時。下轉運司。及本州相度移易支遣。三司據在京要用。

金銀錢帛諸般物色。即除式樣。遍下諸州府。具金銀錢帛糧草收支。見在三項單數。其見在項內開坐約支年月省司。即據少剩數目。下諸路轉運司移易支遣。及牒本州般送上京。如有約度不足去處。許以收至諸色課利。計置封樁。以此叅攷。是歲進奉約束。并景德元年李濤所奏。足見國初未嘗務虛外郡。以實京師。今從實錄。按乾德三年。有諸州金帛。悉送闕下之詔。今復有此詔。疑若異同。而止齋遂以實錄不載。前詔為疑。蓋唐末而方鎮。至於擅留上供之

賦。威令不行故也。宋興而州郡不敢私用留州之錢。紀綱素立故也。既欲矯宿弊。則不容不下乾德之詔。然紀綱既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則不妨藏之州郡。以備不虞。固毋煩悉輸京師。而後為天子之財也。

詔官受倉場頭子錢之半

頭子錢本末見田賦門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三終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三

三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國用考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祖宗因其畜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繒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給費寔廣。

天聖初。始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天書既降。齋醮糜費甚衆。至是始大省齋醮宴賜。及減諸宮觀衛卒。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賈昌期上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朞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畜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祠所賜之半。著為式。於是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俸錢以助軍。帝亦罷左

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亦減郊祠所賜銀絹。著為式。時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陝西錢帛糧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用兵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有奇。蓋視河東北尤剝以兵屯陝西特多故也。元昊請臣西兵既解。而調用無所減。即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蠲除科率。稍徙屯兵還內地。汰其老弱官屬羨溢。則并省之。又命較近歲天下財賦出入之數。送三司取一歲中數。

以為定式。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俸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緡錢金帛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范鎮上言古者宰相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

願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至英宗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一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與焉。蘇軾策別曰。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困窮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

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何以過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

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感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

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力。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

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官。而為之祠。

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便領之。歲給以鉅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馬為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

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曾鞏議經費曰。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仞。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

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其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九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其總三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

一千三十萬。以二百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攷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合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

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凋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主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

按東坡南豐二公之論。足以盡昭陵以來國計之本末。然大槩其所以疲弊者。曰養兵也。宗俸也。冗官也。郊賚也。而四者之中。則冗官郊賚尤為無名。故二論特詳焉。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所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也必本其所

以約之由而從之。誠名言也。

神宗以國用不足。留意理財。熙寧元年。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以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乃命翰林學士司馬光。御史中丞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帝曰。官中如私身。有俸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如沈貴妃。月俸八十萬。皆浮於祖宗之時。帝以勤儉率天下。詔龍圖天章閣。及禁中諸殿欄。俱不用氈覆。勵精為治。大修憲度。內自百司。府寺。外薄四海。事為之制。物為之法。雖歲冰治竈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節省。

帝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反謂增創官司。所以省廢。中書言諸倉主典役人。增祿不厚。不可責其廉謹。請增至一萬八千九百緡。復盡增選人之祿。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

帝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真珠鬻於權貨。務數年不輸。

直亦不鈎攷。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知謹扃鑰塗
牕牖。以為固密。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所蓄之數。
乃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餘
年。至是始編閱焉。

初藝祖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又別儲于
景福殿。元豐元年。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
揭之曰。五季失固。獫狁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
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
二庫。後積羨贏。又揭以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
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哲宗元祐元年。議者謂熙寧以前。上供無額外之求。
州縣無非法之歛。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務刻
削。以為已功。事有所減。如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
汴水脚。外江網船之類。例皆賫轉運司。封樁上供。即
用度有增。又令自辦上供。名額歲益加多。有司財用。
日惟不足。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原於此。
因請罷熙寧以來舊上供額。外所創封樁錢物。及內
外封樁禁軍闕額奉給等。樞密院議。悉罷封樁。慮諸
路觀望於蒐鋪兵備。或闕緩急之事。乃詔三路嶺南
被邊勿封樁。伏帥臣以占募。餘路封樁仍舊。

文獻通考卷二百四
十
詔曰。邦賦之入。蓋有常制。若不裁減浮費。量入為出。深慮有誤國計。宜令戶部尚書侍郎同相度裁減條析以聞。

右司諫蘇轍奏。臣切聞熙寧以來。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剛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顯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

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其言為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

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贏所係。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為收錢帛等帳邪。為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為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為依熙寧以前。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

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令子細分析聞奏。然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卷舒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發轉運司。

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

蘇轍元祐會計錄。收支叙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畜。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未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應在此及沈。給賜得此數。紬絹以疋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

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內藏未盡。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是媮歲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綉。不逾其舊。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盈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願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

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
 後一人。今為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
 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
 夫三十九人。景德為諸曹郎中。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
 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為員外郎。今為六百九十五
 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為博士。今為三百六
 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為三丞。博士今
 為四百三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為二百
 六十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為一千一百一十一
 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三百二十

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為二千一百一十
 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為一百七十二人矣。
 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以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
 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
 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為一。官秩并增。不
 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
 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
 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埃
 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
 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

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寔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左司郎中張汝賢復請下諸路轉運司會計。自熙寧以前。一歲出入之數。及常供泛用之差。并熙寧復參攷焉。且條畫某事之費。因某法而用。今某法既改。則某費可罷。要亦省不急之用。量入為出。則無不足之憂。從之。

元豐初。作元豐庫。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之。大觀時。又有大觀東西庫。徽宗崇寧後。蔡京為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愛惜財賦。減省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官制。既行。賦祿視嘉祐治

平既優。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增。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費用寔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率皆以奇侈為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緡。年取無藝。民不勝弊。時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行為一百二十萬緡。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俸者。故當時議者。有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吏祿濫冒理極。以史院言之。供檢

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貼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益喧。

戶部言本部歲用六百餘萬緡。悉倚上供。官吏違負者。請以分數為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歲首則列次年之數。聞於漕司。考實申部。從之。是年以無額錢物。督限未嚴。乃更一季為一月。

靖康元年。言者論天下財用。歲入有常。須會其數。宜量入為出。比年以來。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哀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常

賦多為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益重困。欲以命戶部取索措置其事。且曲折得以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湏索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從其請。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自來年始。

紹興五年。川陝宣撫司奏。四川上供錢帛。乞依舊留充贍軍。俟邊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積儲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今方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

龍圖閣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迥言。唐劉晏理財。謂亞管簫。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堯權居其半。今四川一隅之地。權鹽權酒。并諸色窠名錢。已三倍晏數。彼以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今以三十六百萬貫贍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寬剩。亦未敢除減。但日夜憂懼。歲計不足而已。

十一年。始命上供羅復輪內藏庫。其後綾紗絹亦如之。三十年。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內外諸軍。歲費

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

異岩李氏曰。唐分天下之賦為三。曰。上供。送使

留州。及裴垪相憲宗。更令諸道觀察調度。先取

於所治州。不足。乃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上供

者。悉輸度支。當時兵費。皆仰度支。未嘗別為之

名。凡度支錢。悉係省也。今所謂係省。特唐留州

及送使錢耳。送使錢既無幾。其上供錢則往往

移以贍軍。移上供以贍軍。此天子之甚盛德也。

孝宗乾道二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之法。朕以為

可行於今。令侍從臺諫參考古制。進呈。孫大雅置本

州拘催上供錢格。自來上且言。漢制歲盡郡國詣京

師奏事。至中興則歲終遣吏上計於正月旦。天子幸

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覲。以詔殿最今也。

不然。未嘗有甘泉上計之制。而臣始為之。蓋法漢之

大司農。郡國四時上計。且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

列之意。以為書也。於是監察御史張敦實。劉貢言。一

縣必有一縣之計。一郡必有一郡之計。天下必有天

下之計。天下之計。總郡縣而歲。攻焉。三代遠矣。方冊

可得而知者。自禹九州成賦。中邦因南巡狩。而至大

越登茅山。而會諸侯。號其山曰會稽。後立會稽郡。漢

書注云。以其會諸侯之計於此也。逮至周官所載。最

大雅通考卷三十一

元年十二月又受計於甘泉天漢三年又受計於泰山是
 山之明堂太始四年三月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受
 則終武帝之世五十年或以十二月一受計於帝都
 計于方岳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一受計於帝都至宣
 黃龍元年正月安在下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
 賊不畢其咎安在上計簿文具而已務為欺謾以避
 其課令御史蔡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無相亂
 是則在宣帝之時郡國所上計簿已不能無弊矣光
 武中興歲終遣吏上計遂為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
 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列置大司農掌之
 其通未畢各具別之今孫大雅所陳者是也然西漢
 言郡國上計東漢言屬郡計吏則遠方者在東漢未
 必偕至矣漢之大司農則今之戶部也切見戶部掌
 天下之財計有上中下三限末限之戶部也切見戶
 五日一催之期會於諸郡歲終獨以常平收支戶口租
 稅造冊進呈而於諸郡之法為未備也然而去古逾
 歲終則會與兩漢上計之法為未備也然而去古逾
 遠文籍愈煩在東漢止於屬郡之內况今日能盡
 革其偽乎如在東漢止於屬郡之內况今日能盡
 能使其如期畢至乎臣等愚見莫若歲終令戶部盡

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多寡之數並
 皆造冊正月進呈兼採漢初之制丞相選差一人考
 覈戶部所無上計而明州郡之殿最則三代兩漢之制
 皆兼該而無不舉之處矣詔戶部措置其後戶部言
 諸路州軍歲起預行諸色窠名錢帛各州軍限額
 數目本部每年起預行諸色窠名錢帛各州軍限額
 納其歲終具常年收支并稅租課利旁通係取前二
 年數戶部本年數造冊進呈內不到路分次年附進
 今來張敦實等奏陳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
 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多寡之數造冊進呈緣
 諸路州軍候取會齊足攢造亦恐後時今欲立式遍
 申到若候取會齊足攢造亦恐後時今欲立式遍
 諸路州軍各以本州每歲應干合發上供窠名錢帛
 糧斛數目置籍照條限鈎考發納歲終開具造冊
 管次年正月了畢詣闕投進如降付戶部參政將施
 欠州軍取旨黜責施行上曰如措置甚善從之
 是年宰執進呈戶部收支細數見管只四十二萬而
 未催之錢乃二百八十餘萬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

盡歛以歸國。而財賦之藏於州縣如此。淳熙十年。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嘗試攷昔驗今。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餘萬。天禧末。歲入三千六百餘萬。嘉祐歲入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寧宗時。歲入六千餘萬。然則土地之廣狹。財賦之多少。可以考矣。司版曹之計者。尚忍求詳生財之方乎。

葉適應詔條奏財總論曰。財用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攷古者財用之本末。蓋攷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嚳以前。為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結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貢。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舜禹則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

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田。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歛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權征筭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

事遠矣。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煩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則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財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為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

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足以較錙銖。譬若傭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為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為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小民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為不究古者財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况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歛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而僭偽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

文獻通考卷三十四
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為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為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駟儉之吏亦深自箴不敢奮頭角以裒歛為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鹽茗權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歛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皆

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為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闢。竭力相奉。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歛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慤

任饋餉之責者。鹽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况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運所至。剗刷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賊貪之人。又因之。以為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漆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為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為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歛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

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椿。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鈎攷。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為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

不足。然善為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陳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右水心外藁。所上財總論二篇。足以見歷代理財之大槩。及中興以後。財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故備載之。于國用考之。終至其所言經總制和買折帛錢。則各具本門。

左藏庫者。國家經費所貯。係幫支三衙百官請給。及宗廟宮禁非泛之費。并將校衛卒。閤門醫職。近侍請給。皆出焉。

左藏南庫。本御前樁管激賞庫。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告乏。則與之。由是金幣山積。士大夫指為瓊林大盈之比。高宗嘗出數百萬緡。以佐調度。淳熙末。始併歸戶部。

左藏封樁庫。孝宗所創。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內藏庫。即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五
三十五
祖宗時舊制。元豐三十二庫。崇寧後為大觀東西庫。秦檜用事時。每三官生辰。及春秋內教。冬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令幣。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詔除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並減半。孝宗初。又併進書禮物罷之。紹熙初。始數取封樁錢入內藏。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伎藝之巧者。皆出其間。日費毋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課額。以此庫儲常不足。臣僚以為言。乃罷之。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自建炎龍興賞膳始減。至維揚及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鎮為川陝荆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此庫。十年。秦檜之當國。以兀朮畔盟。用兵須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歛錢盡歸激賞庫。其後歲支至三十八萬緡。堂厨萬五千。東厨萬二千。玉牒所。日曆敕令所。國史院。尚書省。犒設。中書門下。密院。支費各有差。議者指為冗費。後減二十萬緡。孝宗時。再減十萬緡。合同憑由司者。官禁所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率以

百萬計。版曹照數除破。不能裁節。

修內司掌官禁營繕。歲輸緡錢二十萬。以給其費。後減其半。

權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始置於揚州。明年置於江陵。紹興三年。置於鎮江。及吉州。五年。

省吉州務。而行在務。移於臨安。歲收茶鹽香息錢。豐儲倉者。紹興二十六年。始置。韓尚書仲通在版曹。

請別儲粟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其後鎮江。建康。關外。四川。皆有之。

東南三總領。所掌利權。皆有定數。然軍旅飢饉。則告乞于朝。惟四川在遠。錢幣又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

得以擅取予之權。而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諸州軍資庫者。歲用省記也。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

使。歲終則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自軍興。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

以定額窠名予之。加賦增員。悉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離軍添差。大為州郡之患。紹興十一年四月

奏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州郡患無以給二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大郡毋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為額。而宗室戚里。歸明歸正。甚至於樂藝賤工。胥

史雜流。亦皆添差。慶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員。盡本府

七場務所入不足以給四員總管之俸。其間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計其俸入錢二十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歲輸朝廷錢不滿七八萬。而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不困。紹熙初。議者請裁定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盡會一歲之入。正其舊籍。削去虛額。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知財計者。俾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寬民力。朝廷未克行。今之為郡者。但能撙節用度。譏察滲漏。使歲計無乏。已號過人。無復及民之政矣。

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與戎帥皆有之。

蓋祖宗時。以前代牧伯。皆歛於民。以佐厨傳。是以制公使錢。以給其費。懼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帥憲等司。則又有撫養備邊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無所不為。其實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東南為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於帳籍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酒。每以歲遺中都官。歲五六至。至必數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書為平江守。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厚。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時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總計攝潤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饋送。皆至四五萬緡。供宅酒至二百餘。

斛。孝宗怒而絀之。九年正月乙未然其風蓋未殄也。東南帥臣監司到罷。號為上下馬。鄰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近歲蜀中亦然。其會聚之間。析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為準。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饋。獻酌之際。一日而得二千餘緡。其無藝如此。頃歲陳給事峴為蜀帥。馮少卿憲為成都漕。就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怒。奏其容覆賊吏。朝廷移之。逮陳敗。乃得直。時芮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為江西漕。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于家。斥其資置養濟院於南昌。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為潼川守。受四方之饋。每

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別儲之。臨行以散宗室之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者也。惟總領所公使錢。以料次取于大軍庫。故歛不及民。然正賜不多。而歲用率十數萬。每歲終。上其數于戶部。輒以勞軍除戎器為名。版曹知而不詰也。所謂公使醋錢者。諸郡皆立額。白取於屬縣。縣歛於民。吏以輸之。小邑一歲亦不下千緡。人尤以為怨。謂宜罷互送而損遺利。使上下一體。而害不及民。則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

右左藏庫以下。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宋朝渡江後。帑藏之大槩。而其制多承東京。

之舊。至軍資庫。公使庫。則皆財賦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經總制。月椿錢觀之。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痛受推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歛。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慘怛忠利之意。故民無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壹皆禮義廉耻之維。故吏少貪汙。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為三。

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蓋版籍隳廢。體統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內府之進奉。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為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時。蓋拊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主未嘗有耽慾瀆貨之事。雖內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宜其不必盡歸之京師。

又使為監司郡守者。厨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寬裕之故。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此法沿襲既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則如前所云。而其失者。蓋自中興以來。朝廷之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總制月椿錢之類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則不免於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蓋其所以倚辦責成於州郡者。以其元有椿留之賦。然有限之椿留。不足以給無藝之徵。

取。又其法立於控惚之時。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優劇。不能審訂斟酌。而一槩取之。故郡計優裕。幸而長吏又得廉幹之人。則撙節奉上之外。其餘力又可代輸下戶之逋懸。對補無名之窠額。若郡計凋弊。不幸而長吏又值貪庸之輩。則經常之賦入不登於版曹。而並緣之漁獵已遍及於閭閻矣。愚嘗備論其事於經總制錢之末。雖然。仁厚之澤。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蓋雖愧於取民有制之事。而每有視民如傷之心。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

所謂不從其令而從其意者是也。雖不免季世征歛之法。而能行之以士君子忠厚之心。故蒙被者不見其苛。所謂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終

